

與黃春甫比部

別一十有六年矣，日月逝於上，體貌衰於下，居恒寂寞，事業蹉跎，一任鄧禹之笑人，孰爲惠施之知我。泰西歸來，仍事譯經，彈指三年，役遂中止。時同人方設印局，繆相推許，以韜承乏，蓋又五年於茲矣。年齒日增，精神日疲，酬應紛如，視作畏塗，無奈此一席地，屢辭不獲。同人勸韜，卽占粵籍，長住天南。然狐死正邱首仁也，北望興嗟，常增於邑。擬於吳下莫釐，鄧尉之間，闢五畝之園，築三椽之室，爲終老計，足下以爲何如？生平著述，刻者五種，此外尙擬梓以問世，然覆醬瓿物耳，恐不足重。日月若馳，頭顱如許，悲修名之未立，痛夙憾之難平。故鄉風景，時縈夢寐；曰歸曰歸，未卜何時？此所以對酒而悲歌，望天而欲哭者也。滬上友朋，時時入夢，生存死沒，均不可知。願我則念彼，彼或未必念我也。方以爲長作嶺南人，客死海外耳。喟炎慨涼，世情大都如此。韜雖厄於生前，而冀傳於死後，其許之與否，雖在彼蒼，而亦可操之自我。蓋豐於彼，嗇於此，理之一定者也。足下邇來境況愈佳，聲名隆隆日上，積儲之富，儘可逍遙農圃，偃息田園。惟蘭徵未兆，熊夢猶虛，韜以在遠，未悉其詳。入幕依人，何如買山退步，足下當思之爛熟矣。聊貢鄙臆，想無河漢。

與唐景星觀察

昨奉瑤華，歡喜無量。西人辦事雖未必盡秉乎公，而其所爭者必據乎理，則我亦惟持理以折之。

而已；若欲感之以情，則斷不能。泰西各國與我朝通商立約以來，其所執持者約中條款而已。苟其有悖乎約，立斥之，彼亦無詞。然其中亦有樞紐，亦有機緘，蓋視乎辦理之人能否而已。近數十年，西人挾勢以相凌，幾於無請之不從，有言之必踐，厥後動至酬款爲了事，誠爲深可太息者也！烟臺所議條款，當時首以爲不然者，日耳曼公使也，移文其國，謂當酌改，蓋視此尙以爲未沾利益，必使稅則再爲輕減。後與總理衙門議，屢有齟齬，幾致決裂，而公使遽有下旗出都之說。按下旗卽示彼此失和，不以玉帛而以兵戎，其意專在以勢挾制耳。於是遂有上諭，著總理衙門與歐洲各國駐京公使妥爲籌商之命。夫取之於民，徵之於商，我朝自有定則，所謂一國之制度不可紊也，權自我操，責無旁貸。泰西各邦之前來通商者，皆當視我之準的而就我之範圍，烏有強人以從己，專欲利己，而不知弗便於人也。試觀英、法各國，其於洋酒呂宋烟二款，稅之嚴而權之苛，亦復孰爲之議其後者。美國邇來徵賦之重，爲向時所未有，亦復孰爲之指其非者。何則？各君其國，各子其民，土地我所自有，法制我所自立，豈有通商遠人，強預我家國事者。如必事事以勢凌之，則國不可爲國矣。鴉片稅餉，再當加重，所抽洋藥釐金，亦必由漸而增。蓋鴉片爲我國漏卮之至巨者，況以毒痛我民，不容不設法以嚴爲限制。卽如新金山一隅，熟膏一磅，權稅五十金，未聞華商以此爲病也。洋酒呂宋烟向來攜帶至華者，不過以供己用，故在食物之中，概不徵稅；今此二物販運徧於各處，華人之消流者甚多，不得以食物爲例，重加稅餉，誰曰不宜。要之，稅之重輕，釐之有無，其無關於通商利害者，非西國人之所能預聞；如事事欲代我設想，不幾太阿倒持，利柄授人乎？卽以此而至於戰，亦萬不得已之舉也，而況乎其未必然也。昔日之飛揚跋扈者惟英而已，無何而又繼之以法，

今則西班牙、普魯士，動以下旗出京爲桐喝，西使出京，則普使爲之從中周旋，仍出於酬款而後已。其數雖微，而其爲國體所關則大。設使後來各國駐京公使互相效尤，則總理衙門必至疲於奔命，是直玩我於股掌之上耳。我朝兵力雖未足，而理則甚長；理正氣壯，又何足懼。諺云：畏首畏尾，身其餘幾。我在今日，亦惟可者許之，不可者拒之而已。設或不然，天地祖宗之靈實式憑之，普天率土之憤實相共之；我知西人必且息喙卷舌而不敢復爭也。文旆之臨，未知何日？伏乞先期示知，以便迎迓江干，早瞻丰采，不勝快甚。天氣炎熇，諸維自重。

與唐景星觀察

開平煤礦之旺，講西學者爭相傳說；惟自北運南，必藉輪船，竊以爲宜先販之天津、牛莊、煙臺三處，則費省而價廉。至山路崎嶇，尤須一律砥平，或築鐵道，庶幾轉輸可速，近礦之處，河道可通，必當浚深，使輪船得以直達。凡此皆礦外之要務也。邇來泰西通商之局日開，輪船日多，其所往來者，不過通商各口岸而已。競減價值，與我爭先角勝；而吾國輪船亦惟在沿海，不能直入內地。此輪船貿易所以不能日見其擴充也。竊以爲宜許中土之船得入內地，載客運貨各處可至。況長江亦爲內地，而其利已與我共，惜當日立約之初，不能計及至今，遂不能裁撤耳。夫中土所以勝於西國者，以值廉而力勤。今局中百事周備，惟少學習駕駛一門，如能於浙、閩、粵三口專設學塾，令年力壯健，材質明敏者，入而肄業。苟有能充舵師舟長之任者，試之船事以盡其能。至歲給俸薪亦宜有定則；凡明於西國之語言文字者，似亦毋庸過予以重賞，惟在獎進頭銜以激勵之而已。如